



揣在口袋里的春天

张丽兰

清明后的第一场雨下得细密,檐角滴落的雨水在石板上敲出银铃般的脆响。站在老家的屋檐下,忽然望见一株榆树在断墙后舒展枝条,新生的榆钱儿攒成嫩绿的绒球。三十多年前的春天,这样的绒球总被我们踏着脚尖折下来,在袖口蹭两下就塞进嘴里,清甜的汁水洒开时,连呼吸都沾着草木香。老榆树抽新芽时,连空气都是甜的。最低的枝丫早被大孩子撸秃了,我们便叠罗汉去够高处的榆钱儿,整个村的孩子都变成了猴子。有蹲在地上当人梯的,有踩着他人肩膀去够高处枝丫的。树皮粗糙的纹路磨着脚心,风一吹,整棵树都洒下细碎的绿雨。榆钱儿要选将开未开的,米粒大的花苞裹着层半透明的膜,一嘟噜一嘟噜像翡翠珠子。撸榆钱儿不能贪心,得留给树顶的麻雀。生吃时抿住叶柄轻轻一捋,嫩芽就落在掌心,嚼起来有青苹果的微酸。带回家的榆钱儿,做成当时最奢侈的榆钱儿饭,把淘净的榆钱儿拌上玉米面,铺在笼屉里蒸,出锅时点上几滴香油。孩子们蹲在灶台边偷吃,蒸气糊了眼睛也不肯走。妈妈们总会留几枝插在搪瓷缸里,说要看它们在窗台上慢慢舒展成小叶子,总觉得是春天在屋里生了根。惊蛰过后,门前小河解冻的水汽漫过堤岸。挎着竹篮挖野菜的老奶奶们像候鸟般准时出现,她们佝偻的背影在返青的麦田间起起落落,灰布鞋底沾着新鲜的泥。我们跟着奶奶学认野菜:叶片锯齿状的苦菜要连根拔,开着黄花的蒲公英只掐嫩茎。总有孩子把苍耳当成刺儿菜,掐了满手小刺疼得嗷嗷直叫。野蒜最难寻,要在背阴的田埂边蹲下来细细找,白生生的蒜头藏在枯叶下,扯出来时带着潮湿的土腥气。有人发现一窝野菜时,立刻用皮筋圈地,说是她的“私房菜园”。最珍贵的是野薄荷,藏在河滩石头缝里,揪两片叶子揉碎了抹在太阳穴,清凉的味道能钻到心灵。走过小卖部时,我们会用这些野菜换两颗话梅糖,玻璃纸剥开的脆响混着酸甜的滋味,能让整个下午的课都上得心神不宁。挖满一篮子野菜,大家就聚在老槐树下择菜,把草根、泥块抖落干净,顺手将把槐花塞嘴里——甜丝丝的花蜜,比小卖部的水果糖更让人上瘾。奶奶把择好的野菜分给我们,野蒜炒鸡蛋的香气混着榆钱儿饭的甜糯,从家家户户的窗户飘出来,织成一片青色的雾。柳枝抽芽时,整个村子都响着“吱吱”的哨音。我们拿铅笔刀削截枝条,指甲抵住青皮轻轻拧转,树皮便蜕成个翠绿的小筒,用这个树皮小筒做成哨子,吹出的调子像雏鸟啾啾,惊飞了芦苇丛里的野鸭,扑棱棱掠过泛着金鳞的河面。我们举着柳哨跑过田埂,把声音藏在衣襟里,等遇见挖野菜的伙伴,突然凑到对方耳边猛吹,吓得人一屁股坐在花丛里。春风一吹,村口的杨树梢就挂满了毛茸茸的毳子,像无数支蘸了金粉的毛笔在空中摇晃。我们这群80后的孩子,早脱了臃肿的棉袄,裤兜里揣着玻璃弹珠和橡皮筋,追着柳絮跑过田埂时,总觉得春天是被自己吵醒的。村前口的土坡是我们童年的圣殿。背阴面长满苍耳与狗尾草,向阳的斜坡却裸露出细腻的黄沙,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。男孩子们把裤腿卷到膝盖,光着脚丫踩进沙里,细沙从趾缝溢出来时,总让人想起姥姥筛面粉时簌簌落下的雪。放学的钟声敲响时,操场边的围墙根就变成了秘密集市。弹珠换苍耳,橡皮筋换槐花,谁要是带了“沙奶奶”,立刻能当上孩子王。最轰动的是有一次,我们在河滩捡到一窝野鸭蛋,五个青灰色的蛋躺在羽绒毯子里,摸上去还带着余温。我们在沙坡背阴处挖坑生火,学电影里烤鸡蛋。蛋壳炸开的焦香引来果园的老头,他举着扫帚追了我们二里地,鞋跑掉了也不敢回头捡。如今,三十多年前的沙坡早已变成观景台,挖野菜的孩子成了点外卖的大人。但每当春风裹着细沙迷了眼睛,掌心仍会泛起温暖的触感,仿佛还能触摸到那个在土坡上打滚的下午——那时我们浑身沾满草屑与阳光,口袋里装着整个春天。某天,我突然在小区绿化带里发现几簇野苋菜。蹲下身掐断嫩茎时,粉色汁液染染指尖,三十年前的沙坡、柳哨和滚烫的夕阳,忽然顺着掌纹淌回来。那些在口袋里揣过春天的人,总会留着某种奇特的嗅觉:能闻出哪阵风裹着榆钱儿香,哪片云藏着雨前的土腥气。就像此刻,我捏着野苋菜穿过霓虹灯影,恍惚又变回那个裤脚沾泥的孩子——衣兜里漏下的草籽,大概早在某个春天,就悄悄长成了漫山遍野的乡愁。

柳笛声声

张丽兰

夜晚的城市安静下来,窗外偶尔传来一两声汽车驶过的声响。我靠在窗边,不知怎的,耳边忽然响起了另一种声音——呜呜的,粗一声细一声,断断续续,像在试音,又像在呼唤什么。那是柳笛的声音,从很远很远的春天里飘过来。在我小的时候,春天是被柳笛声“喊”醒的。沟渠边的柳树刚抽出嫩条,我们这群孩子就坐不住了。放学铃一响,书包拍着后背啪啪作响,一群人涌向村口那几棵老柳树。柳条要选当年的新枝,皮色青绿泛着光泽,粗细刚好卡在小拇指上。左手攥住柳条根部,右手两指捏紧,轻轻一拧——那一声轻微的“破”,皮骨分离的瞬间,心也跟着颤了一下。抽芯是个细致活。把拧松的柳条粗头咬在齿间,慢慢抽出里面白生生的木芯,剩下一个空空的皮管,带着草木的青腥气。用小刀切成半拃长,一头削去半厘米外皮,露出浅黄的内皮,扁扁一捏,往嘴里一送——第一声往往又尖又哑,像刚学舌的鸟。大孩子们懂得窍门:管子短,声音就脆亮;管子长,声音就醇厚。用指甲在管壁上掐几个小孔,还能变出简单的调子。我们不懂乐理,但知道怎样让声音忽高忽低,像鸟叫,像风声,像心里憋不住的欢喜。整个村子就热闹起来了。东头响起一声,西头马上应和,巷子里、河沟边,到处都是呜呜啦啦的响声。我们比谁的柳笛最响,比谁的调子最长,比谁的管子不裂、不破、不软塌塌。大人们在田埂上直起腰,骂骂咧咧“这群猴娃娃”,又弯腰干活去了。最得意的是找到一棵好柳树。春天里,我们像识途的老马,知道哪棵柳树的枝条最柔韧,哪棵的声音最亮堂。有年春天,我在村后坡上发现一棵歪脖子柳树,枝条垂下来像门帘。我在那儿做了十几根柳笛,粗细长短各不同,坐在树杈上挨个吹,觉得自己像个乐师,听众是满山坡的野花和蜜蜂。那时候没有玩具店,没有兴趣班,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课堂。柳树什么时候发芽,枝条什么时候最柔韧,皮和芯什么时候最容易分离……这些学问,不在课本里,在一双双

童年的风筝

顾静怡

周末天气晴好,我带着儿子去郊外踏青。小家伙突然拽住我的衣角,指着天上的风筝好奇地问:“妈妈,它怎么能飞这么高?”顺着视线望去,一只彩色的风筝迎风舒展,我瞬间想起了童年爷爷买的那只老鹰风筝,那段被春风和暖意包裹的时光也随之浮现。村里的春天总在田野里开始,路边的小草冒出嫩尖,田埂被晒得暖融融的,踩上去能闻到泥土清香。爷爷特意给我买了一只老鹰风筝,灰褐色的身体上点缀着点点白色,鹰头昂扬,画着炯炯有神的眼睛,摸起来十分扎实。一到晴朗且微微有风的日子,我就迫不及待地让爷爷带我去放风筝。爷爷总是笑着应下,一手拿风筝,一手牵着我,慢悠悠走向村尾的空地。我攥紧线轴,爷爷帮我举着风筝站在高处,喊了一声:“跑,迎着风往前冲!”我立刻撒开脚丫奔跑,风在耳边作响,衣角被风吹得扬起。起初风筝总在低空打转,没飞多高就往下坠,我急得满头大汗,依旧不肯停下。爷爷在身后叮嘱:“别慌,找准时机。”我稳住心神,放慢脚步,一手攥紧线轴,一手缓缓放线,目不转睛盯着风筝。风势渐强,老鹰风筝猛地向上蹿起,翅膀彻底展开,借着风力一点点攀升。我攥着线轴慢慢放线,细线被拉得笔直,传来微微的震颤。风筝越飞越高,越过田埂旁的小树,掠过一旁的屋顶。我仰头看得入神,即便脖子发酸也舍不得移开目光,满心都是欢喜与骄傲。不知什么时候身旁聚了几个小伙伴,仰着脸袋跟我一起看,叽叽喳喳地问:“你怎么放那么高的?”“让我也拉一下呗!”微风吹过树梢发出的“沙沙”声和小伙伴的嬉闹声交织在一起,成了童年最鲜活

的印记。我紧紧攥着风筝线轴,仿佛握住了整个春天的快乐。思绪飘回当下,望着身旁满眼好奇的儿子,我轻声答道:“因为有风,也因为有人牵着它呀。”他似懂非懂地点着头,小手紧紧攥住我的指尖,一如当年,我紧紧牵着爷爷的手。

远处的风筝还在蓝天上自在翱翔,细线悠悠,一头系着云端的自由,一头连着人间的温情。我望着眼前蹦跳着追着风跑的小小身影,忽然明白,那些藏在春风里的陪伴与牵挂,从来都不曾远去。它化作了代代相传的温柔,在时光里生根发芽。



公园春色

小溪

冬天带着它固有的灰色悄悄地黯然离去,而春姑娘带着她的温暖,迈着欢快的脚步走来。万物复苏,一切都被唤醒。那一株株沉睡的小草,在春姑娘的抚摸下,幸福地舒了舒腰;那僵硬的树枝,带着几分羞涩,钻进春姑娘温暖的怀抱,变得柔软了,有时还撒娇似的,伴随着风婆婆演奏着那特有的轻音乐,有节奏地跳着优美的摇摆舞;而那些美丽的小花朵们,却依然将它们那漂亮的小脸蛋遮着、藏着,害羞似的不敢出来。整整一个冬天,那些可爱的小草和小树苗被冻坏了枝体,有的被那凛冽的寒风撕烂了衣衫。园林工人用他们灵巧的双手,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,一点一点地将它们的衣衫整理好。为了让它们快速成长,园林工人还运来了甘甜的水,给它们补充水分。那一棵棵小草,像一个个顽皮的小孩儿,你推我,我挤你,争着抢着喝,水喝足了,一个个伸伸腰,抬抬腿,踢踢脚,冲破那坚硬的厚被,探头探脑地钻了出来,眼睛一眨一眨地,看看蓝天,看看太阳,看

看身边的伙伴,说声:“同胞们,我也来了!”随着春姑娘的热情不断地升温,那一棵棵挺拔而立的小松树,变得翠绿,活像一个威武的卫士,站立在路的两旁。高大的垂柳,换上崭新的绿衣裳,随着阵阵微风,摇来摆去,卖弄风骚。小草舒展了绿叶,骄傲地摇头晃脑,悠然自得,好生自在。可爱的小花儿,纷纷掀开盖头,将它们那鲜嫩的小脸蛋从花蕾中冒了出来。红花热烈而奔放,向人们展示那迷人的娇艳和火一样的热情,像一颗颗闪亮的红宝石,放射着耀眼的光芒;黄花富贵,那金黄色的美,犹如耀眼亮丽的飘带,随着微风泛起一道道金光闪闪的波纹;白花纯洁高雅,似无瑕的雪花,飘飘洒洒,花儿含羞娇柔,像多情佳丽;兰花高洁,紫花浪漫,还有那许许多多,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花,五颜六色,争奇斗艳,各领风骚,把整个公园装点得五彩斑斓,分外妖娆。公园成了绿的世界,花的海洋。那边走来一对对年迈的老人,他们携手同行。漫步在公园之中,观赏着花儿的多姿多彩,

尽情地呼吸着春天的气息,满是皱纹的脸上,绽放出花一般的笑容。那一双双年轻漂亮的小夫妻,那一对对正处在热恋中的少男少女,三三两两,手挽着手,肩并着肩,边走边看,边笑边谈,这儿瞧瞧,那儿瞅瞅,指指点点笑个不停,他们贪婪地看着那竞相绽放的鲜花,在绿叶的陪衬下,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真让人眼花缭乱,流连忘返。瞧,那几位年轻漂亮的女郎,将自己的脸蛋轻轻地贴在鲜嫩的花瓣上,闻着那鲜花散发出来的淡淡的诱人的芳香,露出了甜美的微笑,这真是,人在花中游,花在人中走,分不清是人更漂亮,还是花更美丽。那一群群活泼可爱的小宝贝,嬉戏打闹,相互追逐,好似鱼儿水中游,又如彩蝶花中舞,忽隐忽现,不时发出一串串银铃般的欢笑声。笑声在空中飞扬,笑声在公园中回荡。这笑声,笑出了心中对幸福生活的爱恋,也笑出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啊,春天是多么美好,多么迷人,祖国的春天分外美好。

